

世界日報

THE WORLD
Morning Post

號四十五千一第

分三津售張大兩日每

分四津售張一報覽界世刊日期星

社址北京石駱馬大街九十號 電話編輯部西局二三二八 營業部七百九十號

婦科調血白帶丸

此丸專治婦女經水不調，赤白帶下，子宮虛冷，久不受孕，產後諸疾，以及一切婦科雜症，服之立見奇效。每瓶大洋一元，小瓶五角。

腸風便血丸

此丸專治腸風下血，便血不止，痔瘡腫痛，以及一切血分虛弱之症，服之立見奇效。每瓶大洋一元，小瓶五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定價：本埠每月大洋一元二角，外埠每月大洋一元五角。零售每份大洋一角。

廣告刊例

第一版每行每日大洋七角，第二版每行每日大洋六角，第三版每行每日大洋五角，第四版每行每日大洋四角。長期廣告另有議價。

京大美術專門部招生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二月十日止。考試日期：二月十一日。考試科目：素描、色彩、國畫、音樂、舞蹈。詳情請向本報索取簡章。

平民大學公開講演啓事

本校定於本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德勝門外大柵欄石虎胡同，舉行公開講演，題目為「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律師李浦

專辦法律事務，代擬契約，代辦訴訟，代辦遺產繼承等。地址：東便門外大街四十七號。

鳴謝福安保險公司

此次敝處失火，幸蒙福安保險公司賠償，特此鳴謝。該公司信譽昭著，賠償迅速，實為商界之保障。

百利里新張啓事

本號新張，專辦各國名產，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歡迎各界光臨。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招生

財政商業專門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考試日期：二月二十日。詳情請向本校索取簡章。

欲

解決以上問題，惟華安合羣保險公司。保障家庭及個人幸福，壽保不可不。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真光攝影社正式開幕

本社設備完善，技術精良，承接各種攝影業務。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經理吳澤湘

專辦各項保險業務，信譽可靠。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藝文

本報特闢藝文專欄，歡迎各界投稿。內容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

耳底耳聾

專治耳聾耳鳴，耳底發熱，耳內流膿等症。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消毒牛乳

供應新鮮消毒牛乳，營養豐富，易於消化。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女子產科專門學校

專授產科知識，培養產科人才。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生明醫院驗光配鏡學界半價

本院驗光配鏡，技術精湛，價格公道。學界人士享受半價優惠。

德華照相館大減價

本館為酬謝顧客，特舉行大減價活動。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產後失血

專治產後失血，氣血兩虧，身體虛弱等症。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百齡機

專治各種疑難雜症，療效顯著。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上海九福公司發行

經銷各種名產，貨真價實。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天津益世報駐京分館

本報駐京分館，承辦各項印刷業務。地址：東便門外大街。

包愈
玉蓉洗臉水

此水專門化毒製
功如昭著神效
專治面部諸症
酒刺粉刺雀斑紅

黑點風刺瘡裂路受毒第一面派班點擦此水立能換容淨面效驗無雙
擦即愈一特佈去無誤為濟世授福而無偏索非敢自誇口語若試驗方
言之不謬也試驗版二角裝加料中瓶四毛大瓶一元

院

打大二十元
 小二元
 是幸特此通告
 藥房均經售
 安樂房啓

香清露無比
 入目不辣
 經久不散
 外無敵
 潤而不膩
 不藏粉疾
 此霜最宜
 信實低廉

瓜子店電南分局二四六三



《二之刊週報日界世》

《輯編社務書》

《日七月二年七十》

《期五十五第》

(一) 一夜

評梅

胡才才京北處信通社書

許梅石號三十街盤半南

一夜

評梅

我吃了晚飯獨自一個正在樓上望西沈的落日，姪女崑崙跑上來說：

「姑姑！祖父親來請你，不知爲了什麼事，祖母在哭呢！」

我懷着驚慌的心情來到母親房裏，母親坐在這裏，他們都正在沉默着，母親坐在椅子上擦着眼淚，屋裏光線也很黯淡，所以更顯得冷冷森森。父親見我進來，他望着我說：

「剛才崑崙來，他說你七祖母的病利害，你回來還未看過她，這時候我領你去看看罷，人許還來的及。那面的事情我已都跟你哥哥去說了。」

雖然聽得這消息，我心裏覺得萬分憂楚！母親也要過去，我們因爲天太晚了，勸阻

她明天再去，我換了件衣服，隨着父親出來，崑崙也伴着我，提了提燈籠，發出一陣陣微弱的金光。綠着菜園的墻走進去。走過了菜園，下了斜坡，便是一道新修的馬路，兩旁的楊柳，懶懶地一直垂到地上。夜裏漸漸垂下，崑崙手中提着的燈籠，映着我們不齊的身影。父親拄着龍頭拐杖，跟着我們，默無一語的慢慢走着，我和崑崙也靜悄悄的隨在他身後，我們都被沉重的憂鬱的悲哀包圍着。

馬路的兩邊現出一帶青石的堤，進了石堤門口有兩顆老槐樹的便是七祖母家了。我們在這黑漆漆的大門口，我的心跳跳的很厲害，我等候一個悲劇的來臨在這叩門聲

中門開了，是哥哥。後面跟着一個十三歲的小童，提着一把燈籠，他就是崑崙。

「病人怎麼樣？」父親問。

「醫生剛走，他說老病沒有希望了。現在還清楚，正在念着妹妹呢！快進去看看吧！一直是喊着你的名字！」哥哥又轉頭向我說。

哥哥先把我父親領到東廂房，留崑崙在外面，小童跟着我進去，我隨着哥哥來到上房，上了台階，走進進去，是三間大的一個外間，中間長桌上供着一座白磁觀音，兩旁掛着杏黃綢緞，香爐裏還有餘燭未盡，佛龕前燃着兩枝蠟燭。西間垂着一個軟簾，映着燈光，看見裏面雪帳低垂的病榻。我輕輕地走進去，一個女僕向我招呼了一下，我就來到病床前：她的面色十分枯乾蒼白，雙眸

回家

評梅

胡才才京北處信通社書

許梅石號三十街盤半南

是代理着母親的職務來撫養我，那時她真把一切的事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的搖籃中埋藏着她的愛，她的悲憤和淚痕，那時我的淺笑，我的嬉戲，也許都是她的一聲安慰呢！十數年來，憑着她的十指所得，也有點積蓄，父親繼承一個兒子，將來也有個依靠，只含淚搖頭的拒絕，後來她也老了，我們又都是漂泊在外邊不常回去，父親就借這所房子讓住着一個小孩服侍她，她雖然遭遇孤苦，但還不至於令她作街頭餓殍的，自然是我父親的力量。

爲人是非常的和諧，不論心裏有什麼悲哀的事情，表面上都帶着一付微笑的面容，她是忍受着壓迫一切的欺壓和痛苦。她是無抵抗主義者的信徒。她似乎認定人間不會給她什麼幸福快樂的，所以她俯順依人，她會暫時溫順，不希望繼承兒女，來繼承她荒涼的暮景。她甘於寂寞的生活，不緊要自己孤苦的命運，不怨天尤人，很平淡的任其自然的來臨；這種漠然的精神也許是勞人做不到的。我虔誠的替七祖母祈禱，願她將這永久的平淡和寂寞，留給世間苦痛的朋友們自己解釋罷！

陰森森的夜晚，我在她床前徘徊的走着，一盞暗淡的燈，在黑暗中搖曳着發出無限的

恐怖，我勉強抑制着顫跳的心等待着死神畢生的來臨！一會工夫我又看見她的面色和呼吸，乳髮整理着她的殘衣，女傭人在分散族人的掌櫃，哥哥常常探問消息，他的面色已現得十分憔悴！

天黎明時，病人漸漸垂危，呻吟苦悶，氣息微弱的像一隻小鳥，而且昏暗無光。我注視着她，撫着她的手，輕輕呼喚着「七祖母」，她似乎還想說什麼，嘴唇微動，身體轉動了幾下，微睜開眼望着我，她就閉上眼，喉間痰湧上來，喘着：「一陣一陣氣低微，我這時低低喊着她，淚已落滿了床褥。」

按我們的預算，哥哥既在十一號到了上海，在上海算有兩天的耽擱，扣除了日子，七月十五大概是到了。

十五的早晨，大約也不過十點鐘罷，我們都很快樂的到了車站，準備歡迎三年不見的哥哥，父親母親也都親到車站，兩個小姪女是不用說，她們早跟着妹妹到車站了。我們滿心希望哥哥今天可以到京，誰知等到十二點多鐘，從天津開來的兩次車都開

到了，我們都在月台裏等候，很好，卻沒看見，旅客都散盡了，行李車上的行李也都搬盡了，始終不見哥哥的影子，我知道他今天無論如何是不能來了，母親催着我們走，她也斷定了哥哥今天不會回來，我對母親說：

「哥哥到了上海，一定因爲有別的事要耽擱一兩天，今天既然不到，明天也不會到的，因爲津浦路的特別快車是每星期三五開的，哥哥一定是明天從浦口動身，十七到天津，當天沒有到北京的車，那十八我斷定哥哥一定可以回家。」

這種斷定，他們都是半信半疑，不是說「也許可以到家」，便是說「今天不到那可真沒準，特別是母親不相信我的話，她說：「算了！今天就是聽了你們的話才來的，你別斷定！十八如果真到我也不來了。」

母親說完了，父親望着我說：

「秋楓真老練，他說今天大哥不會到，所以他今天在家裏守着老母沒有來接，果真讓他猜着了，我們早應當聽了他的話不來接的，老三說的話也很有道理，禮拜日我們再來看看吧。」

2

深陷下去，灰白的頭髮披散在枕畔，身體瘦小的蓋着被單和床一樣平。我壓着嘴喊了一聲「七祖母」，她微睜開那慈和溫厚的眼望着我，她似乎不致相認。

「誰？」一個細小的聲音由床中傳出。

「是梅玲妹妹來看你的，你不是正在念書嗎？」這聲音在床前向她說。

「啊！原來就是梅玲。」驚喜的把頭微微抬起，伸出一隻枯瘦不能握的手，握住我，「梅玲！我恐怕不能再見到你呢！前些天你父親來，說你怕暫時不能回家，火車又快不通了，我很念你呢！可憐我病了許久，今年春天就不能起床了，我天天盼着，讓我快快死了罷，我在這世上早就是一廢物了。我在你小時就撫養着你，從搖籃裏一直看着你長了這麼大，我真歡喜啊！我時時都想着你，梅玲！我真有白疼你，你在這時候回來給我送終。」說着老淚流到頰上，手在抖擻着。

屋裏點着兩盞煤油燈，但我只覺你昏暗的可恐怖，女傭人給我搬一個椅子在床邊，我坐下後詳細的和七祖母談談的病況，她有時清楚，有時糊塗，病象是很危險了。有心

裏裏酸酸說不出什麼，可憐，孤苦無兒女的老人，她從小那樣珍愛我撫育我，今天既然來了，當然願意看着，合眼目死去的，乘昏睡時出來到床前去看我，今夜就過不去的，我如今夜留在這裏陪着，父親，我求你的允許。」

我說時眼眶潤潤的，父親也很難過，他吩咐哥哥去買辦衣服棺材，並請幾個人來幫着，哥哥走後他和崑崙到上房來看病人，已不知我何時清楚了，似乎在陰語着，父親嘆息幾聲「七祖母」只睜眼望着，也不說話，面部的表情非常痛苦悲慘！

父親出來到外間向我說：

「梅玲，你就在這裏陪着吧，好了，回頭我讓你乳娘來，如果無事明晨我再來；假如情形不好你就讓崑崙去報個信。這哥今天晚上在這裏，也許還有別的人，你不要怕，七祖母撫養你的小，你送終的老，是應當的，梅玲！你好好安慰，令令含笑而終……」父親說話的聲音也有點顫抖了。

我燃亮了玻璃燈，仍讓崑崙提着，送他們到大門口，我囑咐崑崙好好招呼着祖父。一直望着他們的燈光消失在門外了，才

拖門回來。

女傭人和我伴着七祖母，瑞瑞在廚房煎藥。哥哥回來已十點多鐘了，衣服已買來，我們交給女傭人去煮一湯，還少什麼不少。我們如今夜出無限的淒涼和慘淡，我時時望着她的臉龐，我希望能再和我說幾句話，這真是痛心的事情，頃刻中的靈魂便去了永不回來。

一會功夫乳娘也提了燈籠挑着一個衣包來了，是母親給我帶來的衣服。

這一夜我便在病床邊陪着，她已失了知覺。只餘一點未斷的氣息慢慢喘着，在那枯乾蒼白的臉上，看出她在人間歷經若痛的殘痕。我警告，最好就這樣昏迷的死去，不然她這時候一定會感到人間的恨憾呢！她是個孤獨者，她是孤獨了七十多年，一具獨守殘燈的健將。

二十歲嫁給了七祖父，結婚不到三年，七祖父便客死異鄉，餘下一點微薄的財產，也都散盡了，她苦無所歸，便隻身來到我家，給我們帶着做點粗活計，祖父母很同情，可憐，常囑咐父親要照顧着。我生後一月，不幸愛我的祖母便死了，那時母親也病着，一切料理喪事，看護母親，都是七祖母。後來我的乳娘走了幾天，也

4

弟媳聽了父親的話，他很頑皮的對父親說：「哥哥也是說的，今天不過是讓他說着了一次，大哥今天要是到了，他又不知道要說什麼呢！」

這時候已經正午一點鐘了，母親急於要回去，我替母親雇好了車，我便跟着梅玲方往大門外走去。

哥哥既然今天不能回來，那明晨天是無論如何到不了北京的，我雖然在母親面前說着，我也說十八一定回來，其實我也沒有十分的把握，晚上全家都談起這事，父親說：你們不要着急，我也說十八一定回來，到時候你們都到車站上去接罷！於是我們都盼着十八日快點來臨。

十八一早，弟弟妹妹都特別的高興，兩個小姪女更是喜歡，簡直全家是沒有不快活，父親因爲有請他吃飯，他不到車站上去，母親呢，因爲怕哥哥又不到，所以決定不去。

嫂嫂跟着弟弟妹妹和兩個小姪女先坐車到車站，我跟着梅玲坐電車到車站去，當我到車站的時候，從天津開來的特別快車已到了，我趕忙的跑進了正中的那個月台，呵！車上的旅客都完全下來了，真奇怪，又沒有哥哥的影兒，難道來了沒有看見麼！

我心裏真在埋怨我自己爲什麼要耗費許多時間坐電車，應當跟着弟弟妹妹一同來的，但爲什麼弟弟妹妹的影兒也不見了呢！

當我一個人站在月台徘徊的時候，忽然聽見有我的聲音，我一聽知道是弟弟在叫，我還沒有等問出話來的時候，弟弟已經用很高的嗓子嚷起來了，他嚷着說：

「三哥，你還說什麼！大哥已經來了，他在休息室裏等着你呢！你快點去罷！」

我聽了這話，我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愉快，三年不見的哥哥，今天居然回到北京來了，我很快的跑進了休息室，看見哥哥真的回來了，不但回來，而且在我的眼前了，我見了哥哥以後，心裏真有愉快這話情話充滿着，我們緊緊的握了半天的手，三年的離情別緒真不知從何說起，心裏想說的許多話，不覺得爲什麼原故，見了哥哥以後，竟一句也不出來了，我只對哥哥說了句「哥哥，你回來了，我還想到上海去接你呢！」他也有許多話說，呵！我聽得，他當時心中的情緒一定和我一樣，話是很多也但不知從何說起。他也只對我說了一句「老三又長高了！說完了這兩句話以後，我們都很靜默的坐在休息室裏，嫂嫂似乎是有不少話要對哥哥說，但是結果也沒有說什麼，在這靜默中只聽見小姪女們的歡笑聲，爸爸，爸爸的，直叫，比較小的那個姪女兒還有點怕生，因爲哥哥出洋時，她才兩歲，她腦筋裏還沒有父親的印象，所以大姪女對哥哥那樣親熱，不曉得誰去通知了家裏，不多一會，母親也來了，坐着一輛汽車來了，母親見了哥哥，也說了一句「你回來了！」爲什麼到了上海不寫一封信呢！我們前天還來接你的呢！

「這話幾句話，當時熱鬧了一會，不多一會，我替哥哥料理了半天的行李，一家人都坐着，車回到家裡，一路上給哥哥談了許多話，到家時已經正午三點鐘了。

父親在飯店裏見着，回家來，也很匆忙的從飯店裏趕了回來，哥哥對父親母親行了一個禮，他行禮的時候已經換上了中國衣服了。

全家聚在母親房裏坐着，談起三年中的情形，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知道從何說起，父親母親說了許多的話，全家都充滿了歡欣。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妹妹一個人到市場上買菜和食物，預備今晚晚上給哥哥接風。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深夜重作完稿。